

羊的 门

李佩甫 著

华夏出版社
典藏文库

羊的门

李佩甫 著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羊的门 / 李佩甫著.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7-5080-8587-6

I. ①羊...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27151 号

羊的门

作 者 李佩甫
责任编辑 高 苏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1030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388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华夏出版社 网址: www.hxph.com.cn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64663331 (转)



华夏出版社“典藏文库”，致力于展示中国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最高成就和学术成果，在题材、风格上表现出无限的丰富性。



作者像

李佩甫 河南许昌人。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河南省作协主席。

著有长篇小说《生命册》、《羊的门》、《城的灯》、《城市白皮书》、《等等灵魂》、《金屋》、《李氏家族》等9部；中篇小说集《黑蜻蜓》、《无边无际的早晨》、《钢婚》、《田园》等7部及四卷本《李佩甫文集》；电视剧《颖河故事》、《平平常常的故事》、《难忘岁月：红旗渠的故事》等6部。部分作品被翻译到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

作品曾先后获“庄重文文学奖”、“施耐庵文学奖”、“人民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飞天奖”、“华表奖”等；2015年，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

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盗、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摘自《圣经·新约·约翰福音 10》

目 录

第一章

- 一 土壤的气味 1
- 二 三千年留下的一句话 2
- 三 草的名讳 3
- 四 “屋”的意识 5
- 五 平原上的一个传说 7

第二章

- 一 二泉映月 9
- 二 背 景 12
- 三 没有面条了 19
- 四 “一号车” 24
- 五 节外生枝 28

第三章

- 一 花甲 33
- 二 茅屋 37

- 三 生日的礼物 41
- 四 呼家堡绳床 45
- 五 呼家堡的议会 48

第四章

- 一 一个“贼”字 53
- 二 孙布袋 50
- 三 小娥的魂灵 62
- 四 拾来的女人 67
- 五 杀狗的日子 73

第五章

- 一 死棋活走 81
- 二 狂欢之夜 86
- 三 链上的一个环 90
- 四 没有画成的句号 94
- 五 釜底抽薪 97

第六章

- 一 月光下的白菜 102
- 二 锅盖丢了 105
- 三 八 圈 109
- 四 纸 糊 桥 113
- 五 易 筋 经 118
- 六 老鼠捉猫 125

第七章

- 一 骡子不是咸的 131
- 二 蔡先生 134
- 三 猴脑宴 139
- 四 煤是白的么 144
- 五 挖到身上的都是“布鳞” 148

第八章

- 一 “窄过道儿” 152
- 二 八棵树 159
- 三 展览台 163
- 四 一个汉字的注释 167
- 五 十法则 172

第九章

- 一 “12点” 178
- 二 “跑一跑” 181
- 三 十面埋伏 186
- 四 一粒花生米 192
- 五 八哥 196
- 六 大象无形 199

第十章

- 一 地上与地下 202
- 二 “人民”评议会 206
- 三 谁是主 210
- 四 挂“星”的灵魂 314
- 五 大偷与小偷 318
- 六 生命在于运动 221

第十一章

- 一 谈判 225
- 二 屋外的“屋” 228
- 三 “黄花闺女” 233
- 四 公事私办 238
- 五 私事公办 242

第十二章

- 一 大与小 246

- 二 一个谜 250
- 三 “呼家面” 255
- 四 鱼和饵 259
- 五 洗手会 264

第十三章

- 一 审讯的诀窍 269
- 二 女人的原则 273
- 三 人与群 280
- 四 外圆内方 283
- 五 光荣与梦想 286

第十四章

- 一 阳光大道 291
- 二 马桶上的“新闻” 295
- 三 治病的方法 300
- 四 一个炸雷 303

附一 李佩甫作品年表 307

附二 一部不可替代的作品——重读《羊的门》(白 烨) 313

附三 中原文化与生活政治——评长篇小说《羊的门》(孟繁华) 316

附四 初版《羊的门》封底、书腰处的简评 319

第一章

一 土壤的气味

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版图上,有一块小小的、羊头状的地方,那就是豫中平原了。

踏上平原,你就会闻到一股干干腥腥的气息,这气息微微地在风里或是空气中含有着,这自然是泥土的气息了。

那么,稍稍过一会儿,你会发现这气息偏甜,气息里有一股软软的甜味。再走,你就会品出那甜里还含着一点涩,一点腻,一点点沙。这就对了,这块土地正是沙壤和黏壤的混合,是被古人称作“下土坟垆”的地方。这说明你的感觉很好。尔后,从东向西,或是从南向北,你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走下去,你会发现虽然道路阡陌,土壤是一模一样的,植物也是一模一样的。仅仅是东边的土质含沙量多一些,而西边的黏壤多一些,南边的碱性含量大一点,北边的酸性多一点,没有太大的差别。再走,你先是会产生一种平缓的感觉,甚至是太平了,眼前是展展的一马平川,一览无余,没有一点让人感到新奇和突兀的地方,平得很无趣。接着,你就会对这块土地产生一种灰褐色的感觉。灰是很木的那种灰,褐也是很乏的那种褐。褐和灰都显得很温和,很亲切,一点也不刺眼,但却又是很染人的,它会使人不知不觉地陷进去,化入一种灰青色的氛围里。那灰青是淡调的,渐远渐深的,朦朦胧胧的,带有一种迷幻般的气韵。

若是雨天,大地上会骤然泛起一股陈年老酒的气味。那是雨初来的时候,大地上刚刚砸出麻麻的雨点,平原上会飘出一股浓浓的酒气。假如细细地闻,你会发现酒里蕴含着一股腐烂已久的气味,那是一种残存在土壤里的、已很遥远的死亡讯号,同时,也还蕴含着一股滋滋郁郁的腻甜,那又是从植物的根部发出来的生长讯号,正是死亡的讯号哺

育了生长的讯号，于是，生的气息和死的气息杂合在一起，糅匀成了令人昏昏欲睡的老酒气息。

这就是平原的气息。

平原的气息是叫人慢慢醉的。

春日里，在雨后新湿的乡间土路上，那隐隐的酒气里会泛出一股女性的肉味，是一种有点熏人的、肉质的甜香；夏日里，在烈日炎炎的正午，那酒气里会泛着一股浓浓的腐酸，腐酸里会散出一股男人下体的臭味；秋日里，当小风儿溜过的时候，那酒气就显得有点涩了，涩出了一股淡淡的婴儿脐带的腥味；冬日里，酷霜过后，走在弯弯曲曲的车辙上，那酒气里会含有一种干干的苦艾味，苦得哑，苦得很老到，就像是晨光里老人那一声带血丝的咳嗽。

再走下去，你先是会眼晕，尔后会头晕，走着走着，你就会觉得你已植入了平原，成了平原上的一株植物了。

二 三千年留下的一句话

在很久很久以前，这块平原，这块古老的土地，也曾是一个国家。一个记录在文字上的国家，叫作许国。

据史载：许人立国不久，即惨遭战乱。先有郑人伐许，宋人伐许，晋人伐许，卫人伐许……许人颠沛流离二百余载！

战国初，许地再次被瓜分，隶属韩魏。秦二世三年，先有沛公南攻许地，屠之；献帝初平三年，又有李觉、张济掠许地，所过杀无遗！

西晋迄南北朝时期，事变剧烈，尤过前代。永兴二年，刘乔攻许；永嘉二年，王弥陷许；十二月，太傅越师甲兵四万战许；太清二年，大都督刘丰生将步骑十万屯许……前后兵甲锯民长达一百八十余载！

隋唐之际，贞观四年秋，许地大水。嗣圣七年，许地大雹。继又有安史之乱，安禄山遣兵克许，遍地烽烟，民惨遭巨祸。永贞二年，许地大旱；十二年，许地大雨，民溺死者不计其数；元和九年九月，吴元济掠许，许人恐，窜伏于荆棘间，为其杀伤驱剽者不计其数；可谓蹄蹄见血！

五代、北宋间，淳化元年六月，许地大风雹，坏民舍一千五百区！至道二年，许地蝗食苗；宝元五年，许地地震；庆历七年，又震；至元四年，淫雨害稼，麦禾不登；十九年，蝗食害稼，草木皆尽，大饥！

明弘治六年六月，大旱；秋八月，大水；冬，大雪，平地三四尺，民多冻死！正德十四年，地震，房屋摇动，民大恐！万历十六年，大疫，死亡枕藉！二十一年，大水，禾稼尽，人相食！十四年二月，李自成破许地，所到之处，老稚无存，房屋尽毁，许地洗劫，尤以此次备极惨痛！

清康熙十一年，大雨；十五年，地震；十六年雨雹；夏，大疫；秋，大蝗；是岁大饥，人相食！

咸同之际，太平天国起于前，裕匪、皖匪乱于后，往来驰骋，窜扰许地屡屡，计十五年，民苦不堪言！

宣统三年，辛亥，武昌革命军起，许地西、南土匪蠢动；冬十月，盗匪蜂起，乡民大扰……

……

是呀，一页黄纸一页泪。连年的战乱，天灾又是那样频繁，人是怎么活过来的呢？那一代一代的后人又是怎样得以延续呢？没有人知道。也仿佛是一眨眼的工夫，三千年过去了。在广袤的豫中平原上，仍然是一处一处的村舍，一处一处的炊烟……人活着，树也活着。三千年啊，漫长的三千年也仅仅传下来这么一句话，说这是一块“绵羊地”。

绵羊地呀！

三 草的名讳

在平原，有一种最为低贱的植物，那就是草了。

当你走入田野，就会看到各种各样的、生生不灭的草。

它们在田间或是在路旁的沟沟壑壑里隐伏着，你的脚会踏在它们的身上，不经意从它们身上走过。它当然不会指责你，它从来就没有指责过任何人，它只是默默地让你踩。

若是待得日子久一些，你就会叫出许多草的名称。比如说，那种开紫色小白花的草，花形很小，小得让人可怜，它的名字就叫“狗狗秧”。比如说，那种开小喇叭花的草，花形也是很小，颜色又是褪旧的那种红，败红，红得很软弱，它的名字叫“甜甜牙棵”。比如说，那种叶儿稍稍宽一点，叶边呈锯齿状的草，一株也只有七八个叶片，看上去矮矮的，孤孤的，散散的，叶边有一些小刺刺儿，仿佛也有一点点的保护能力似的，可你一脚就把它踩倒了，这种草就叫“乞乞牙”。比如说，那种一片一片的、紧紧地贴伏在地上、从来也没有抬过头的草，它的根须和它的枝蔓是连在一起的，几乎使你分不出哪儿是根哪

儿是梢，它的主干很细很细，曲曲硬硬的，看上去没有一点点水分，可它竟爬出了一片一片的小叶儿，这种草叫“格巴皮”。比如说，那种开黄点点小花朵的草，那花儿小得几乎让人看不见，碎麻麻的，一点点、一点点地长在那里，它给你的第一印象就是让你轻视它，这种草叫“星星草”。有一种细秆上带一些小黑点的草，粗看虽瘦瘦弱弱也浑然一体，细看又是分节的，你用手一抓，它就自动地解体了，断成一节一节的，这种草叫作“败节草”。有一种看上去是一丛一丛的，丛心里还长着一些绿色的小苞，它的身形本就很小，自顾不暇似的，可从蕊里却举着那么多的小蛋蛋，这种草就叫“小虫儿窝蛋”。有一种叶片厚厚的，秆也是肉糊糊的草，它的叶身是油绿色的，顶端却是碎碎的浅黄，那种黄似花非花，很像是猫的眼，如果你把它掐断，它会流出一股奶白色的汁液，那汁液是很毒的，它可以割草孩子的“小鸡儿”肿成碗大，也可以点瞎人的眼，这种草就叫“猫猫眼”。有一种叶儿呈柳状，看上去软塌塌的草，它的叶背上长着一层细细的、肉眼几乎看不见的绒毛，叶面又显得很柔，很低眉顺眼，这种草就是“面条棵”了。有一种草是蔓生的，它缠缠绕绕地伏在庄稼棵上，一爬就是几尺长，藤一样的棵棵上生长一种扁圆的小叶，结有一嘟噜一嘟噜的扁豆状的绿色小浆果，浆果酸酸的，也有一丁点甜味，这自然是“野扁豆棵”。再比如，有一种茎端举着一个个紫红色花序的草，那草的下部很柴、很单，却高擎着一只只紫红色的、菱形的小灯笼。那紫也是很陈旧的紫，渐渐褪出来的紫，红也是水洇出来的那种红，颜色是慢慢浸上去的，看上去没有一点儿亮光，却又是经得住细看的，这就是“灯笼棵”。再比如，有一种叶儿分叉的小草，茎上的草叶是一对一对的，分开叉成剪状，中间是一个小小的鼓结，这就是“剪子鼓棵”了。再比如，有一种蔓儿弹弹长长、又曲曲弯弯、线一样细的草，它隐在庄稼棵的下面，紧贴在地皮上，就把那线一样的蔓儿扯出去，生出几片椭圆形的小叶，这看上去就很勉强了，很有点力不从心了，可它却又结出果来了，那果珠儿一样圆圆的，油绿色，翡翠似的，尝了，味又是很苦的，这就是“蜜蜜罐”。再比如，有一种大叶的草，草叶呈圆弧状，叶面稍宽，一株一株地散长在庄稼地里，这就是“猪耳朵棵”。再比如，有一种草的颜色是暗绿的，叶面稍窄一些，矮矮的小棵棵，那叶儿软塌塌的，很疲劳的样子，那绿也是往下走的，往暗处、往灰处走的，没有一点色泽，这就是“灰灰菜”。

“白蒿”是靠气味引人注意的。它总是孤单地生在草丛中，不怎么起眼儿的，可它能释放出一种熏人的气息来，那气息也是很复杂、很不正道的，开初并不觉得，慢慢你就有点晕了，就觉得那味似香非香、似臭非臭的，却暗暗地逼人，叫你头懵。“毛茛菜”的叶是团状的，团儿很小，是贴在地面上生长的，几片叶子呈瓣形平贴在地上，中间有一个很小、很绒的蕊，也是散散落落，尽量不引人的。“麦郎子”是伏游在麦田里的草。这是一种没有颜色的草，它偎在麦棵上，麦苗绿的时候它也绿，麦子黄了，它也跟着黄，身子紧

缠在麦穗儿上,看上去游游动动,躲躲闪闪,却也结出一个小小的、很不像样的穗儿,有籽,只是很秕。“毛毛穗儿”就不同了,它叶儿油绿,一丛一丛的,高高地挑着一个毛茸茸的穗头,穗头上有许多绿针一样的绒刺儿,那刺儿很软,很平和,带着一副乖顺的样子。“水萝卜棵”的叶儿呈蔓纓状,是铺在地上的,它的水分全储在根部,因此根就显得粗一些也长一些,拔出来看是嫩白色的,带须,尝了,有一点涩甜。“驴尾巴蒿”的穗头很长,下垂着弯成弓形,叶儿是条状的,也长,茎儿弹弹的,总像是弯着腰,不敢抬头似的。“马屎菜”一身油绿色,叶肉看上去很厚实,看上去油汪汪、肉糊糊的,茎秆却是浅红的,红得很宽厚,不暴,茎头又呈盘蜷状,略带一点点浅黄。“野蒺藜”也是随地蔓生,开着一丛丛碎星样的小黄花,花也是尽量往小处去,往淡处走,一星星、一点点的,看上去哀哀顺顺,却生出一种六棱形的带刺的蒺藜果,那果上的刺极为尖锐,稍不注意就会狠狠地扎你一下。“涩格捞秧”的茎很细很长,一节一节的,每节有四片叶,叶儿是棱状的,对称的,茎上生有一种灰灰的短毛刺儿,很涩……

在豫中平原,最普遍最常见的草,也就是这二十四种了。

在平原上,阅过了这些草的名讳,你就会发现,平原上的草是在“败”中求生,在“小”中求活的。它从来就没有高贵过,它甚至没有稍稍鲜亮一点的称谓,你看吧:小虫窝蛋、狗狗秧、败节草、灰灰菜、马屎菜、驴尾巴蒿……它的卑下和低劣,它的渺小和贫贱,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显现在外的,是经过时光浸染,经过生命艺术包装的。

当然了,这些草也有显赫的时候。那是因了一个人的名气,因了一个人的极为特殊的嗜好,当这二十四种草编织在一起的时候,它才有了闻名全国的机会。那就是著名的“呼家堡草床”,也叫“呼家堡绳床”。

这是后话了。

四 “屋”的意识

在平原的乡野,无论你走进任何一个村落,三步之内,你就会听到这样的招呼声:“吃了么?”

“吃了么”是一种泛泛的亲切,是一般性的问候。它就像是西方社会里那个没有“心”字的“你好”,就像是一个陌生的点头,一个可以对任何人的客气。它的声调是温顺的,乖巧的,善意的,在心性上却是防范的,远距离的,言不由衷的。它的热情和它的假心假意互为表里、共荣共存。同时呢,它又是一个陈年旧日的烙印,一个一代一代相传下来的饥饿信号的烙印。

所以，“吃了么”是平原上的第一句话。说过“吃了么”之后，一般是不会再说第二句话的，除非是相熟的朋友，或是比较亲近的人。到了亲人相见或是朋友见面的时候，你才会听到在豫中平原上广为流行的第二句话：“上屋吧。”

这时的“上屋吧”就成了一种特别的邀请，成了一种真心实意的表达，成了一种表面淡化了的、却又是肉贴肉的亲切。在平原的乡村，如果你走进一户相熟的人家，狗在你的腿边“汪汪”地叫着，这时候有主人从院子里迎出来，说一声：“来了？上屋吧。”这就用不着再说什么了，这是在告诉你，你已经到“家”了，这里就是你的“家”。你自然会受到最好的款待，连狗都不会再咬，顺从地对你摇一摇尾巴……在这句话里，“屋”的发音是很重的，“屋”成了一种象征，一种家园的象征，也是避难之所的象征。

在平原，“屋”一直是避难之所的象征。

天是很大的，很大很大，大得没有依托；云又是很重的，很重很重，重得随时都会塌下来。那云，看着是白的，软的，高高的，一絮一絮的，可倏尔就会黑下来，整个天都会黑下来，黑成鳖子底，那黑气能贴着人头飞！更不用说风霜雨雪，雷鸣电闪，又是那样的无常无序。人，靠什么藏身呢？天就压在头上，一个细细的小脖颈是支不住天的。地呢，又是展展的一马平川，那平缓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无处躲藏。因此，人的恐惧是写在脖子上的，人首先要给自己找一个避难之所，一个可以藏身的地方，于是“屋”的概念就产生了。“屋”的意识是建立在死亡之上的，“屋”字是首先把“尸体”架在头上，尔后才有了稳固的一层一层的生存底座，那是一种先有“死”后有“生”的认识，也是从“死”到“生”的无限循环。这个循环是由平原人的生存口诀组成的：……盖一所房子娶一房媳妇生一个儿子；儿子盖一所房子娶一房媳妇生一个儿子；儿子盖一所房子娶一房媳妇生一个儿子……

在这里，人毕生的精力都放在了“屋”的建造上，房屋成了人们赖以生存的第一要素，也是人们的精神外壳。人们一生一世的终极目标，就是为了要建造一所房子，一个“屋”。这个“屋”的实质是内向的，是躲避型的，是精神大于物质的。可“屋”的外化却是以小见大的，以弱对强的，以有限对无限的。同时，在“屋”的意识里仍然含有阴性的、单一的、小私小我的情结，就像坡上的羊一样，看似一群一群，却是孤孤单单、一个一个的。不管怎么说，毕竟还是有了一个“屋”。天很大，不是吗？可我有一个“屋”呀！

在这里，“山”和“水”都成了平原人的假想和渴望，成了对天的抗拒仪式，是企盼着受到庇护的意思。于是，这里的房墙叫作“屋山”，这里的房顶也就很高昂地叫作“山脊”了。在平原的乡村，盖房是一定要起“脊”的，哪怕是一间小小的茅屋，也要起一个“人”字形的房脊。条件好一些的，盖得起瓦屋的，那讲究就更多一些，有起“龙脊”的，有起“泥鳅脊”的，有起“莲花脊”的，有“斗拱脊”的，还有“五脊六兽”的……这样的房脊有着